

山中防哨

伏尔宾 艾尔德曼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山中防哨

（短篇小说）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山 中 防 哨

(苏联)M·伏尔宾 H·艾尔德曼著

董健民译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7·北 京

山 中 防 哨

M. 伏 尔 宾 著
H. 艾 尔 德 曼

董健民 译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3\frac{3}{8}$ • 插页2 • 字数68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500册 定价、70.34元

统一书号·10061·20

М ВОЛЬПИН И ЭРДМАН
НА ДАЛЕКОЙ ЗАСТАВЕ

“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”: 1952, 5

內 容 說 明

苏联某边防地带。这里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。英勇的苏联边防军为保卫祖国的边疆，保卫祖国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計，高度警惕地防守着国境线。就在山的那一边，出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古物考察团。“当有人在咱们国境线的附近开始追寻古老的过去，咱们就得想到不久的将来。”事故终于发生了：“考察团”原来是帝国主义企图收买、挑唆和鼓动亡命之徒对苏联国境进行骚扰的一个特务组织。他们利用山崩，利用挑起的冲突，企图竄入苏联内部，但在苏联人民和边防军的严密警戒下，不仅击退了匪徒的进攻，并把偷越国境的特务间谍全部捕获。这个剧本通过对苏联边疆景物和对边防军生活的描写，表现了苏联边防军人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机智，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艰苦、复杂的战斗岗位上的革命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。

一輪微呈玫瑰色的夕陽，在稀薄的、永不消逝的塵霧中，沈落到岩石重疊、寸草不生的灰色山巒後面去了。亞細亞的酷熱開始稍稍減退了。

在遙遠的山中哨所的練馬場上，正在進行着騎馬作業。

領導作業的是哨所指揮官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·普羅赫羅夫大尉。

边防戰士騎着洗刷得錚亮的烈性軍馬，一個緊跟着一個，越過分佈在被烈日晒裂了的練馬場場地上的各種障礙物。現在輪到一個十分年輕、有着一付孩子般的圓臉龐的新兵沃羅比約夫了。

他的軍馬在第一個障礙物前就突然掉轉頭，在同志們的哄笑聲中馱着他朝馬廐那一边跑去。沃羅比約夫支着兩只胳膊肘，兩腳滑脫了馬蹬，在馬鞍上顛得老高。

最後，他終於把馬勒住了。他笨拙地從馬鞍上爬了下來，牽着馬返回練馬場。

“你這是怎麼啦，沃羅比約夫同志！啊？”普羅赫羅夫大尉責問着窘迫不堪的年輕戰士。

“大尉同志，對它，我倒是能有什麼辦法呢……這匹馬……”

“中士庫列肖夫，”大尉命令一個結實的、寬肩膀的中士。他那黝黑的臉上長着一對靈活的黑眼睛。“給列兵

沃罗比約夫示范一下，看一看馬都能做出什么来。”

“是，大尉同志。”

庫列肖夫轉向立在一旁的、鼻樑上長着白斑的棕色大牡馬。

“奧利克！”

牡馬用小跑步跑到中士跟前。

庫列肖夫一下子跨上馬鞍，矯健地一个接着一个越过所有的障碍物，跑到大尉面前停下来。

“不，您把全部的动作都示范一下，”普罗赫罗夫說。

“回家去，奧利克，回家去！走！”

奧利克朝馬廄走去。

“跑步一走！”庫列肖夫拖長声音下着口令。

奧利克换成跑步。

“快跑！”

奧利克快步飞驰着，消失在馬廄大門中。

庫列肖夫也跟着馬跑去。

“你还有什么說的，沃罗比約夫同志？”大尉問道。

“您看，中士同志的那匹馬多聰明啊……一听到口令声——它自个兒就往馬廄里跑。”

“照这么說，你的馬就更聰明了——什么口令都不需要下，它就会往馬廄里跑。”

正走过来的司务長和兩名中士被大尉的笑話逗笑了。

“好啦……上馬吧，沃罗比約夫。再試一次。”

庫列肖夫在馬廐里撫摸着奧利克，親切地拍着馬脖子。

馬廐值班員對庫列肖夫說：

“庫列肖夫，你很愛自己的奧利克吧。”

“自己的！”庫列肖夫難過地重複了一句。“它要是我的就好啦。瞧着吧，等副指揮官一到，就得交出去了，這馬是他的。哎，奧利克，奧利克！咱們很快就要分手啦。”

“很快嗎……他還不一定幾時才能到呢，”值班員說。

列車在飛奔。謝爾蓋·魯寧上尉站在車廂房間的窗戶旁邊。

魯寧坐在飛機里。發動機轟鳴着。下面是淺黃色的山嶺，從上面看下來就像是一片凝結了的沙浪。

蘆葦叢生的山麓，一條道路蜿蜒其間。一輛卡車在道路上行駛着。卡車後面黃塵滾滾，像女人服裝的長裙般拖在後面，幾乎有一公里長。一些邊防軍官身着雨衣和軍用雨衣^①，有的坐在車廂里橫放着的木板上，有的躺在稻草上。魯寧坐在後邊，因而每當汽車顛簸的時候，常常得抓住車廂板。

“是呀……真是條好路，”一次特別劇烈的顛簸之

① 軍用雨衣是一種兩用雨衣：可以穿，也可以在露肩時搭成一個小帳篷用。——譯者

后，他說。“从这兒到沙拉依庫薩还有多少公里？誰知道？”

可是，誰也沒有回答魯宁的問話。所有的軍官都弯下身子，連忙拉上風帽。一輛迎面开来的卡車掀起了一大股塵土。汽車一时象在濃霧中行駛。当灰塵微微消散了的时候，一个軍官从風帽里探出头来，朝着魯宁問道：

“您剛才好象是問什么来着，上尉同志？”

“我說，到沙拉依庫薩还有多少公里？”

“您現在就开始計算里程，不嫌早点嗎，上尉同志？从这兒到盤山道是十公里，从盤山道起至少还有三百公里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！我已經走了四千五百公里了。連今天算在內已是八天八夜的旅程了。”

“那是旅程，而这是路。这条路，請您記住，是一条最要不得的路。”

道路真象軍官开玩笑說的那樣，的确是“最要不得的”。它起先笔直向上，接着是蜿蜒的盤山道。在轉弯的地方，車子还得停下来，向后倒，然后才能轉过来。一会儿在魯宁的左方，一会儿又在他的右方出現了五百公尺左右深的深谷。深谷底下看得到有小小的村落。

盤山道走完了。汽車沿着山边石路行駛着，一側几乎触及陡峭的岩石，另一側簡直是跨在悬崖之上。头頂上是数千吨的大塊花崗石，好象眼看就要墜下来，砸碎这辆小小的卡車似的。大多数的軍官都盖着短大衣，躺在車廂里的稻草上打瞌睡。四个軍官背靠着駕駛室坐着，听一位少校繼續講一个早已开了头的故事。

“在第一幕里，葛尔曼^①給我的印象不深。沒放开嗓門唱，显然是……”

魯宁沒有听这段故事。他探長身子从車廂板上俯下去，觀察着道路。然后他朝着坐在車里的人們說：

“你們知道嗎，同志們，路上的沙土在流动呢。”

“总是这样，”少校滿不在乎地回答道。“这种發藍的沙地是最討厭的地方。去年，就正是在这里，一輛电影放映車給摔碎了……不过科茲洛夫斯基^②在‘溝畔’^③一場却唱得非常好。”

“請告訴我，同志們，就只有这一条路嗎？”魯宁說。

“怎么？”少校問道。

“难道說沒有另外一条比这好走的路了嗎？”

一位在稻草上躺着的、年紀已經不算輕的、佩戴着銀白色肩章的軍官，仍旧躺在那里，朝魯宁轉过臉來說：

“要是您，上尉同志，对好走的路感兴趣的話，我倒可以推薦，莫斯科—辛菲罗波尔公路，專为到疗养地去的人修筑的。”

这位年紀不算輕的軍官說完這句話，又掉过臉去，用短大衣把头蒙了起来。

其中有一位軍官說：

“唉，华西里·彼得罗維奇，說的真俏皮啊。”

魯宁把住車廂板，跨过躺在稻草上的人們，走近駕駛

① 葛尔曼是歌剧“黑桃皇后”中的男主角。——譯者

② 苏联著名歌唱家。——譯者

③ “溝畔”是歌剧“黑桃皇后”中的一場戏。——譯者

室，使勁地敲着駕駛室頂。卡車停了下來，魯寧提着自己的箱子，跳了下去。後面行駛着的一輛滿載稻草的卡車也跟着停了下來。

魯寧一言不發，向這輛卡車走去。

華西里·彼得羅維奇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其餘的軍官們，聳了聳肩，追着魯寧的背影喊道：

“您怎麼啦，生氣了嗎，上尉同志？”

“是的，軍醫大尉同志！”魯寧回答道。他走向載着稻草的卡車，坐到稻草頂上。

哨所指揮官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·普羅赫羅夫躺在牀上，蓋着兩床毯子，上面又蓋了一件短大衣。他患的是瘧疾。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的母親——波里娜·謝苗諾夫娜——手里拿着體溫表在屋裡跑來跑去。她把五屜櫃的抽屜打開又关上，查看着小匣子和盒子。最後她在“新世界”雜誌下面找到了眼鏡，把它戴上，一會把體溫表離眼睛遠點，一會又拿到眼睛跟前，長時間地用目光搜索着纖細的水銀柱。

“多少？”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聲音嘶啞地問道。

“四十，”波里娜·謝苗諾夫娜大聲說。

“多少？”安得列耶維奇重問了一句。

“我親愛的，你真是吃奎寧吃癮了。四十！”

“真的，多少？”

“我不是說過了嗎，四十。”

“算了吧，媽媽，你承認吧，加了多少？”

“安得留沙^①，難道說我會對你撒謊嗎？喏，三十九

度五。給你，自己瞧吧。”

她把体温表遞給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。他先看了看体温表，然后用开玩笑的責备神色看着母亲。

“三十九度三。”

媽媽从他手里夺回体温表，重新走向窗前。

“嘿，哪里是三十九度三呢？是三十九度四！你干么为了零点一度討价还价？反正你是不能起来的。我不允許。在哨所里你是首長，可在家里我就是首長。”

司务長走了进来。

“大尉同志，魯宁上尉到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說，魯宁到了。是你的那个副指揮官吧，”波里娜·謝苗諾夫娜几乎大声叫喊着。

“啊……好啊。他在哪兒？”

“正在整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大点声，”她对司务長說。“大尉吃奎宁吃得听不清話了。”

“是，”司务長說，一面放开嗓門喊道。“魯宁上尉正在整裝。”

魯宁在台阶旁边用一塊呢子擦皮靴。右脚的一只靴子已擦得象鏡子般閃閃發光，左脚的那只靴子慢慢地也同樣發出光来。一群孩子頗感兴趣地观察着新来的軍官。

① 安得列的爱称。——譯者

“叔叔，”一个最活潑的孩子問道。“莫斯科有大象嗎？”

“有，”魯宁回答說。“兩個大的，一個小的。你們這兒有洗臉盆嗎？”他擦完皮靴后，問道。

“沒有，我們都到水溝里去洗。”

“這怎么好。怎么能沒有洗臉盆呢？”魯宁已經不是开玩笑，而是一本正經地、甚至有点不安地說。

一个年齡較大的小女孩頭頭是道地解釋說：

“倉庫里有洗臉盆，可我們這里太熱，水一下就壞了。水溝里的水很好，挺涼快的。這才沒有要洗臉盆。”

“你們常看电影嗎？”魯宁問道。

“常看，”小女孩說。“現在就要給我們演各式各樣的电影了。”

“現在是各式各樣？看來，以前老演一部片子了？”

“是呀。因为电影放映車摔碎了。山路也給封閉了。冬天，我們光看‘朱丽巴尔斯’^①這一部影片，差不多每天都能看电影。”

“可有趣啦！”一个最小的孩子津津有味地說。

“你喜歡吃巧克力糖嗎？”魯宁問道，从打开的皮箱里拿出一方塊糖遞給小孩。

“我們不要外人的东西，”小孩扭过身子，不大开心地說。

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在刮鬍子。瘡疾嚴重地侵襲着

① 是一条軍犬的名字，這部影片又譯作“神犬救主”。——譯者

他，刷子在手里直打哆嗦，泡沫四下里飞溅着。母亲不满意地盯着兒子。

“小时候你就不听话，長大了还是不听話。为什么爬起来了？要是来位將軍还情有可原。可来的是个孩子，大概刚从学校畢業。”

“哎，你是个聪明的女人，波里娜·謝苗諾夫娜，可尽說些糊塗話。你怎么会不明白呢？”

“要是我真的不明白，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，我早就把你的靴子鎖进柜子里，把鑰匙扔掉了。就是这样！这又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难道我不記得，你第一次是怎样到哨所来的。你对他要亲切一些，安德留沙。讓他馬上覺得，他就要跟一个好人在一起工作了。”

“要不，派个人去說一声，就說我有病？反正又不是什么將軍来了，好嗎，媽媽？”

“你別嘲笑媽媽了。要知道我为什么……得了瘧疾可不是說着玩的。体温四十度。”

“三十九度三。”

“三十九度四。你可別跟他坐得太久了。”

“久了，我未必能坐得住，”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說着，同时由于寒冷的緣故兩肩顫动着。

魯宁把兩腿岔开，弯着身子，正伏在水溝里洗臉。孩子們也在这里。女孩子端着肥皂盒，男孩子拿着毛巾。

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坐在哨所办公处自己的办公室里。尽管他披着軍大衣，炎熱的陽光射进窗里，他也还

是直打冷顫，把双肩縮成一团，有时咕囁几个像喔一喔一喔一含糊不清的字眼。他十分吃力地坐着。

“他还要呆多久才来？”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朝着走进来的司务長問道。

“您真不該起来，大尉同志。您躺着总会舒服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是說，大尉同志，您躺着的时候会舒服些。”

“啊……要舒服最好是什麼事也不做。”

“我去催催上尉。就說，您身体不大好。”

“什麼也不要說。明白嗎？！”

“是，大尉同志。”

魯宁在自己的房間里，擦着軍上衣的紐扣。孩子們也在这里。他們吃着巧克力糖。最小的男孩把一副沾滿糖的嘴臉一下子鑽到魯宁的胳膊底下。小男孩对特制套在紐扣上專門为了不致沾污衣服的厚紙套很感兴趣。

“我也給爸爸剪一个这样的厚紙套。”

司务長走了进来。他說話的嗓門很高，甚至使魯宁震了一下。

“上尉同志！大尉在办公室里等您。”

“我馬上就去。哎，順便問您一声，司务長同志，能不能在被服倉庫里找一条比較柔軟的褥子，不然……”

“我尽量去找，上尉同志，”司务長喊道。

“据說您那里有洗臉盆？”

“是！”司务長喊道。

“您对我喊什么？我又不是聾子。”

司务長难为情地微笑着。

“这可以说是因为習慣了的緣故，上尉同志。咱們的大尉吃奎宁吃得听不清話了，所以老得大声对他講話。也可以說这是三天以来养成的習慣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吃奎宁呢？他得了瘧疾病嗎？”

“是呀，热帶瘧疾。”

“那么說，你們这个地方还流行这种瘧疾病。”

“不是，我們这里沒有这种病，大尉的瘧疾是从土庫曼帶來的。这种病最討厭，人好好的，可是一下子就發病了。就說現在吧……”

“現在怎么？”

“我說走嘴啦。上尉同志，您千万別告發我。大尉一再严厉地命令我不准向您报告。他已經躺了三天啦。因为您来了，他才起来的，臉黃得像檸檬，他能起来全靠个性強，硬撐着的。”

“为什么您早不告訴我？”

“不讓說呀，上尉同志，”司务長習慣地喊着，忽然想起上尉的話，改用很低的声音重复道：“不讓說呀。”

哨所指揮官坐在办公室里，头伏在桌子上。魯宁和司务長走了进来。

“大尉同志，”司务長說。

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沒有听見。

“大尉同志！”

“啊？”安得列·安得列耶維奇顫抖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副象一个剛浮出水面的人的表情，但立即振作

精神，站了起来，把手伸給魯宁。

“您好，魯宁同志，請坐。”

“我恳切地請求您还是去躺着吧。不好，这样实在不好，干嗎为了我要帶病起来呢！”

“这是誰告訴您說我有病？”大尉严厉地問道，一面看着垂下眼皮的司务長。

“院子里一个棕黃頭髮的小孩告訴我的，”魯宁为了不使司务長难堪，立即想出了这样的回答。

“是的。說实話，我是病了，魯宁同志。太不凑巧啦。看样子大概得休息三天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您去躺着吧。我自己想办法熟悉这兒的情况吧。”

“不，魯宁同志，我应当把咱所的情况亲自介紹給您。”

“可以走嗎，大尉同志？”司务長問道。

“去吧，”大尉說，一面眯着眼睛譏諷地看了看司务長，然后加了一句：“去吧……棕黃頭髮的小孩。”

司务長离去。

“这就是咱們的勤务地段，魯宁同志，”大尉走近牆壁，拉开圍幔，呈現出一張地形圖。“您要知道，咱們这兒的地形非常复杂。生活在三种不同的气候里，可以說是很富足了。这里是亞热带，这里气候温和，这里山上的积雪終年不化，是北极地帶。这个地方，勤务区司令官把它叫做‘美人的心’”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魯宁摸不着头腦。

“总是变化無常，”普罗赫罗夫笑着解釋說。“不是